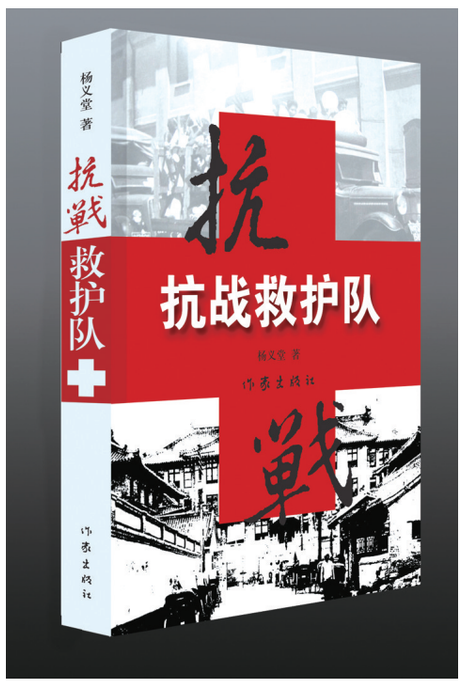


●纪实文学

《抗战救护队》（节选）

□杨义堂

抗战爆发，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知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把妻子和儿女转移到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他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地救护经验，多方求助组建了一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队。协和医学院的师生成为这支救护队的骨干力量，美国医药援华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资金、药品和器材等方面给予他们大力支持。救护总队总部先后从武汉迁到长沙、祁阳、贵州等地，规模和形式经过战争的洗礼多次调整不断壮大，最后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工作人员达到3400多人。在林可胜的带领下，各个抗战救护小分队参与了武汉大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细菌战、宜昌会战等重要战地救护工作，还将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抗战整体进行救护。抗战后期，他和一些救护队员到缅甸担任远征军军医，并组织了两次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的战场救护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故都北平，春脖儿短，二、三、四月还在发春寒，漫天的黄沙，可是到了暮春5月，几乎是一夜之间，呼啦啦地换了春装，树木都生出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意盎然。白色的槐花在宫墙内外、大街上、小小的四合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从谁家的白粉墙头，飘来浓浓的甜香味儿。

往年的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但是，现在，1937年的5月，这里却传来一阵又一阵揪心的消息。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成了凄惶的象征。

这些消息，真的、假的，无一不是关于日本人的。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张学良的东北军不鸣一枪，溃退千里，日军三个多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还攻占了华北大片的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起了所谓的“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天皇批准了全面侵华的战争部署，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通过《何梅协定》，日本人威逼中国政府撤走了驻守北平的中央军，只留下西北军的29军驻守在城南的宛平一带，偌大的北平已经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而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牢牢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日本关东军；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日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战争的硝烟像浓雾一样弥漫在北平上空，战局危迫，国难临近，日寇的铁蹄之声已经逼近了耳畔。

在北平东城区东单三条，有一座清朝留下来的王府大院——豫王府。尽管门口的石狮子还是当年的温顺模样，但是，各个建筑的里面，却早已改为西洋的布置。进了大门，先是一所西式的医学院，许多教室里，都有穿着制服的学生们坐在那里，听洋教授用英语讲课。在医学院的后面，是其附属的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小姐进进出出，每天长长的候诊队伍是这个医院的特色。

这座亲王府可是有年景了，第一代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多铎，多铎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是清朝初封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王府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正门、大殿、丹墀、东西两座翼楼、后殿、后寝殿。大殿两侧各有东、西跨院。近似一个浓缩了的紫禁城。

豫亲王府的最后一代豫亲王名叫懋林，到懋林这一代时已是家道败落，来自英美的基督教会联合开办了一家协和医学堂，出钱来买豫王府。懋林亲王就把这座王府贱卖给了教父们，“铁帽子”成了“洋帽子”。后来，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又从教会手里买下了这座协和医学堂。

自1916年成立到1936年的20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学院的拨款总数达3800多万美元。北平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海外各项目中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也是最得意的一项事业。

在1937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街面上的骚动与恐怖也传到了协和这所美国人办的医学院里来。不时有驻守中国的日军军官前来医院就诊，其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神态，仿佛北平已成了他们的辖区。院长、美国人胡恒德先生已经收到了日方的信函，既要求协和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又要求战时只能救护日本军人。

下午四时一刻，悦耳的铃声在协和医学院各座教学楼里准时响起，一天的功课结束了，校园里严肃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轻松了起来，教师和学生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走出了教室。

突然，从操场那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师生们都知道，那是学院执行院长、生理系主任林可胜博士在召集大家去参加医官救护队的课外训练了。

许多师生来不及回宿舍休息，就背着书包或抱着衣服，从各个楼房、教室来到大操场上。

林可胜博士已经站在操场上等候多时了。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偏瘦，那浓密的剑眉显出他无比的坚忍与刚毅，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嘴角的笑容则又展露了他的善良与单纯。是的，林院长在同仁和学生们眼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林可胜出生于新加坡，8岁时，被父亲，著名新加坡华侨、厦门大学的老校长林文庆送到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临毕业前，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度过了4年战地医护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林可胜回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习，先后获得了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理系研究胃肠生理学。

1925年，按照父亲林文庆的要求，林可胜回国，原本打算去父亲所在的厦门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当时厦门大学尚未组建医学院，林可胜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范·斯莱克教授的引导下，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协和医学院客座教授兼生理系主任。在这里，他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任第一届会长，又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担任主编。1935年，林可胜成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担任执行院长。

在协和医学院的操场上，来参加救护训练队的师生们到齐了，大家自觉地站好队列。

X光专家、大胖子荣独山站在前面整队，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花名册开始点名。他的声音是标准的京腔京韵，十分洪亮，和戏台上的念白差不多。荣独山课余时间喜欢唱京剧，林可胜让他来点名，一是因为荣独山是他的得意弟子，二是他点名时声音洪亮，有模有样。

“张先林教授——”

“有！”站在排头的是一位瘦削的青年外科专家，30岁左右，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周美玉——”点名继续进行。

没有人回答。大家四处看看，叫周美玉的人确实没有来。林可胜皱了一下眉头。一些人感到有些失望。端庄美丽的护理部主任周美玉怎么会没来呢？

“钱东弈——”

“有。”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大家循声看去，温文尔雅的钱东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薛庆煜——”

“有！”这是一个戴眼镜的、苍白脸色的学生，看似有些营养不良，但是声音却很洪亮，精气神儿十足。

“林飞卿——”

“来了。”这是一个文弱的细菌学系的年轻教师，朝荣独山翻了一下白眼，迅速低下了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墨树屏打趣说：“嗨，林老师，你男友叫你呢，你倒是答话呀？”

林飞卿低声嗔怪道：“明知道我来了，还叫！”

大家都笑了。

荣独山不顾大家的讪笑，继续点名：“汪凯熙——”

“有。”这是一位非常斯文、帅气的高个儿青年学生，他是从苏州古城来的一位富家子弟，很有些自命不凡。

“王媛媛——”

“这儿呢，呵呵呵呵！”伴随着应答，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这是护理专业的一名女学生，留着与影星胡蝶一样的大波浪发型，瓜子脸，肤色白皙，十分标致。这位女学生的笑声竟然停不下来，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引得男学生们一阵起哄。

“墨树屏——”荣独山继续点名。

“有。”听声音是一位女生的尖腔，大家看时，却是一位健硕的男士，虽然大家对墨树屏老师已经十分熟悉，可是，听到他的女生腔调，还是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

“金茂岳——”

“有！”随着一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壮应答，一个四方大脸、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挺直了胸膛，他那瓮声瓮气的声音似乎有泰山的回声，和墨树屏的声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沈其震——”

没有人回答，荣独山又叫了一遍，一个十八九岁青年模样的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回答：“来了！”

汪凯熙问身旁的薛庆煜：“这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哪里来的小孩啊？”

薛庆煜说：“我也不认识，是来进修的吧，也不像，这么小啊？”

荣独山看到了大家的疑惑，说：“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沈其震是我院的研究员，沈先生，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沈其震从队列里跨出来一步，回头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道：“鄙人沈其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毕业，来协和担任研究员，和诸位接触不多，请多多关照啊！”

荣独山点完名，回头看看林可胜，林可胜朝他点点头。

荣独山大声说：“诸位老师和同学，现在请林教授给我们讲话。”

大家热烈地鼓掌，王媛媛那双热烈的眼睛里散发着崇拜的光芒。

“等一等——”这时，从操场边上闯进来一位身穿协和医院护士服的年轻女子，手里摇着一本彩色杂志。她个子不高，身材匀称，由于跑得急促，她头上冒着汗，脸上红扑扑的。她把杂志交到林可胜怀里，甜甜地说：“林教授，我看到一期新的英国《自然》杂志，有您发现肠抑胃素的报道，听说国际医学界一片赞誉，大家都看好您拿诺贝尔奖呢。一高兴，就给您买来了！”

林可胜接过杂志，扭头瞥了一眼，小声说：“周美玉小姐，你怎么能来晚呢？今天的训练，比得什么奖都重要，先把那杂志放到旁边吧，赶快站队训练！”

林可胜看看周美玉走进队列里，开始说道：“诸位，大家知道，自日本人占领东北以来，步步紧逼，现在已经包围了北平。日本人的心思，不用说诸位也看得出来，就是要挑起事端，吞并我们中国。我们这些协和的医生们、专家们，首先是一名中国人，岂能置身事外啊？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要报国，就是贡献我们最精湛的医术，为我们的抗战服务，为中国士兵服务！”

林可胜的国语说得很不好，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含糊、低沉，有时还掉字儿，简直很难听得懂。好在来参加救护训练的，不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是林可胜亲自教过的，几乎已经适应了他的发音。就是这样，许多人还在努力去听，生怕漏了一个字。

林可胜目光如炬，炯炯有神，他接着说道：“据我所知，我们中国的军队，都是各派军阀凑在一起的，训练少，武器落后。至于战场上对受伤官兵的救护和治疗，那更是谈不上。我们要拿出我们专业的水平，为抗战服务！现在，五人一组，开始战地救护演练！”

师生们一起回答：“Yes，sir！”

林可胜指挥着分组，补充道：“每个医生要尽可能地到前线阵地去，先对伤员进行检查，对每一个伤员，填写好伤情卡片，再进行裹伤，抬到安全的地方，该进行手术的进行手术。来，先练习第一项，伤情检查。”

大家五个人一组，有的扮作伤员，有的装作担架队员，有的担任医生，按照林可胜的指挥，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在操场旁边的走廊里，矮矮胖胖的美籍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和高大白皙、头发雪白的洛克菲勒集团代表、美国著名生物专家范·斯莱克教授正看着林可胜和这些救护队员们，他们边看边交谈。

胡恒德看着操场上训练的场景，鼻子都气歪了，他对范·斯莱克说：“范·斯莱克先生，你看，林先生真是有些过分了，他把我们医学院变成什么了？变成担架队了。我协和是世界最高端的医学院之一，是按照美国一流医科大学标准来设计，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建设的，我这里所培养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医药人才！可他却训练这些小儿科的东西，有意思吗？！”

范·斯莱克身材高大挺拔，背手而立，像个优雅的英国绅士，眼神深长而悠远。听着胡恒德的抱怨，似乎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或者说，他的心思并没有在救护队是否有损协和名誉方面，而是目送着周美玉的背影走进队列里，看周美玉开始跪在那里为佯装生病的学生检查病情。

范·斯莱克看着看着，突然笑了起来。他想起有一次自己生病的时候，得到了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周美玉无微不至的照顾。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梦里就时常会出现这位美丽的中国姑娘，她像一汪碧水那样清新，又像一缕春风那么温暖可人。是的，虽已年过四十，但是浪漫的范·斯莱克感到自己正在单相思这位美丽大方、热情善良的中国女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院长胡恒德看到范·斯莱克的神态，感到十分不解，声音略显急促：“范·斯莱克先生！你在看什么呢？我在说林可胜和救护队的事情，林可胜必须安心教学和研究，这个救护队必须解散！您说，难道不是吗？”

“院长先生，现在下课了，是私人时间，中国人要训练战场的救护，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打仗，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啊！”范·斯莱克缓缓转过头，对胡恒德的话题似乎有些漫不经心。

胡恒德一阵沉默，他想，范·斯莱克毕竟是洛克菲勒集团的代表，自己肯定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先表明一下立场。于是，他说道：“范·斯莱克先生，日中战争，对我们美国没有什么坏处。想必您应该清楚美国政府对日中战争的态度吧，就是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不参与任何一方。”

聪明的范·斯莱克听明白了，他不屑地笑笑：“尊敬的胡恒德先生，我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的代表，小约翰·洛克菲勒先生创办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就是要帮助这个东方的国家和人民。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派了三个中国调查小组来华，专家们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最需要帮助，而且不受政治影响的，就是医学。当时有两方面的选择：一是建设一座远东地区最好的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精英；二是资助一批医院，为百姓大众治病。鉴于当时英美传教士在穷苦百姓中传教很不成功，专家们决定，建设一所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医学高端人才。”

“范·斯莱克先生，”胡恒德显然对范·斯莱克的侃侃而谈不感兴趣，身为院长的他当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他挥舞着双手，大声叫道，“您应该明白，他们，林可胜训练他们，不是要在校园里演戏，而是会把协和的教授和学生带到战场上去的。我不能让他们走，不能让他们离开协和！”

范·斯莱克坚定地说：“哼，我们不是白宫里的政客。林先生是我的朋友，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不是吗？战争如果发生，就更加需要救死扶伤，更加需要协和，不是吗？”

空气中似乎有了一丝火药的气味，胡恒德一双牛眼瞪着范·斯莱克，一字一句地说：“尊敬的范·斯莱克先生，请不要忘记，我还是协和的院长，请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范·斯莱克皱着眉，摇摇头说：“那好吧，祝你好运。”

不远处，林可胜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虽然听不清楚两人的话语，但敏感细心的他仍从两人争吵的神态、手势上猜到了七八分。

救护队的训练结束后，林可胜径直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胡恒德见到林可胜，开口就说：“林先生，我今天看了你们的战地救护，这样不行，训练队必须解散！”

“为什么要解散，我们没有影响学院的教学啊？”林可胜不解地问道。

胡恒德压着怒气说：“现在暂时是没有影响，可是，下一步，你会把这些教授和学生引导到战场上去的。”

林可胜激动起来：“日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大战一触即发，我们能置身事外吗？”

胡恒德的声音透着一丝冷厉：“是的，您说对了，我们就是要置身事外，美国政府要求驻外机构保持中立。你知道吗？日本人也已经给我来函，不，简直就是恐吓信，要求我们协和保持中立，只能救助日本军人，而不能救助中国的军人！”

房间里一阵寂静，林可胜侧过头望向窗外，神情是那样的凝重。

短暂的沉默之后，林可胜一字一顿地说：“胡恒德先生，只能救助日本人，不能救助中国人，那叫中立吗？”

“腾”的一声，胡恒德忽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林先生，你这样做，会给协和医学院带来麻烦的！这样吧，您不如先去休假一段时间，费用由学院来承担。”

林可胜一听，气得脸色铁青，伸手向空中挥舞着，大声说：“要我休假干什么？那我辞职好了！我带着我们中国的教职员和学生们离开，离开协和，就不会给你们美国人添麻烦了！”

说罢，林可胜气愤地扭头走出胡恒德的办公室，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这时候，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在胡恒德的门外，一下子与林可胜撞了个满怀。这人劲儿可真大啊，差点儿把小个子的林可胜撞倒。

（摘自《抗战救护队》，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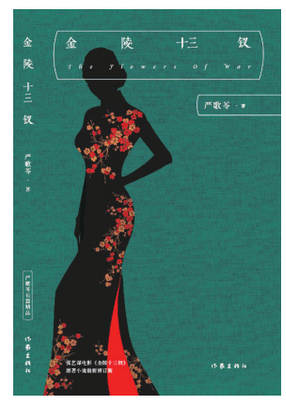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我的徒劳是不朽的碑铭——周国平诗集》

周国平 著
2015年9月出版

“诗是忧伤的，但写诗却是快乐的，哪怕写的是忧伤的诗。”这句话出自周国平译《尼采诗集·初版译序》，尽管说的是尼采，但应该也体现了周国平本人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诠释。除了散文之外，周国平还写有大量的诗歌，本书即是其诗歌结集。书中收入近300首诗作，以“忧伤的情欲”、“早年诗文选辑”及“诗歌补编”分立辑目，从中可以体察作者的人生轨迹，可以读到讴歌欢乐健康生活的情趣和对社会不良现象的针砭。

《金陵十三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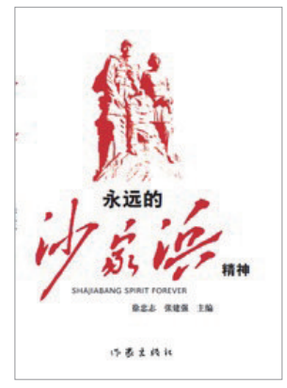


严歌苓 著
2015年9月出版

此为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原著小说的最新修订版，亦是严歌苓的代表作之一。

1937年12月的南京，守城的中国军队全线崩溃，美国威尔逊教堂成了临时的避难所，一个美国神甫，13个秦淮河歌女，一群避难的女学生，几个流散的中国军人和伤兵，一群日本官兵，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仇恨……那些如花的名字，那些姣好的美眷，那些最泼辣轻贱的话语，那些最纯净善良的灵魂，终刻在了那段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历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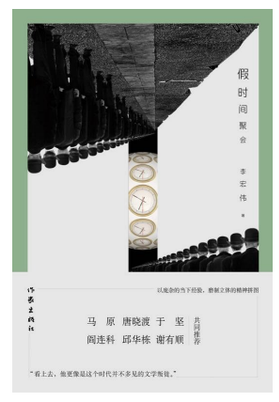
《永远的沙家浜精神》



徐忠志、张建强 主编
2015年9月出版

本书为一部歌颂传承红色精神的纪念文集。先期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联合江苏常熟市委宣传部、沙家浜镇推出全国征文活动。参与此次征文的稿件共2416篇。由9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以“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根据稿件质量认真阅读、遴选，经过初评、终评的投票，最终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20名，特别奖4名，优秀奖100名。文集的出版对弘扬爱国主义、讴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文集涉及诗歌、散文、小小说等多种体裁，徐刚、铁流、裘山山等鲁奖获得者的积极参与，大大提升了文集的关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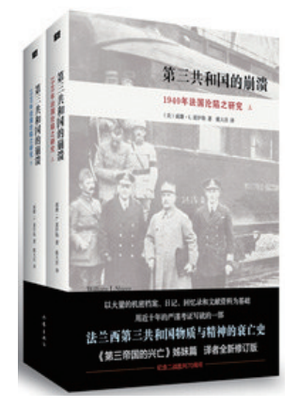
《假时间聚会》



李宏伟 著
2015年10月出版

李宏伟中篇小说集，包括《哈瓦那超级市场》《假时间聚会》《并蒂爱情》《僧侣集市》《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5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大家》《西部文学》《西部》杂志。有侦探、有爱情、有怀旧、有科幻、有现实的切割，也有对未来的假想。在5个以结构带动叙事，“怎么看”与“看什么”融为一体的小说中，作者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清晰可见。作者对小说价值与技艺的追求，也映现了青年一代写作者的雄心与承担。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上、下卷）



【美】威廉·L.夏伊勒 著
戴大洪 译
2015年9月出版

1940年春夏相交之际，在气候宜人的6个星期时间里，仅仅由于一场战役的全面失利，一个世界强国崩溃了。全世界惊愕而迷茫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军队击败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的法国军队。6月17日，纳粹德国取得胜利3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到达沦陷的巴黎。此时，他开始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对其作为一名见证人在这些不幸而恐怖的岁月里的所见所闻进行长期的考证和深入的阐述。本书借助对历史背景的展示，叙述了1940年法国军队的溃败，而历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阐明溃败的原因。本书补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戏剧性叙述，已经与之一起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力作。